



太平洋現勢的分析

黃廷英

一 引言

去年十二月杪外電盛傳日本擬向美國談判太平洋問題（註一）。

這個消息傳佈後，會引起一般關心太平洋和平問題人們深切的注意。同時，與太平洋有密切關係的英美兩國官場人士，對於此項傳聞，也甚為重視，並且對於日本提議，表示相當的贊同。然而英美兩國當局，自接該傳說後，曾發表同樣的意見，均主張此項談判，不應限於日美兩國，屬與太平洋有關係各國都應包羅在內。換言之，即九國公約各簽字國以及蘇聯均應該在被邀之列。

這種傳說，自上月杪一度宣傳後，迄至現在作者執筆為止，尙沒再見日本政府有具體的舉動，同時關係國各方面，也好似表面上對於此問題沒有多大的關心。這種冷淡的現象，是否因為提議者沒有誠意進

行召集會議，抑或因為提議者別有懷抱，關係國不敢妄加附和，我們非局中人，固不能加以揣測。然就太平洋目前的危險情形而論，則會議之召集，正是刻不容緩。自從本年起華盛頓和倫敦兩海軍條約滿期失效

後，各關係海軍國家現正積極準備擴充軍備，展開海上的爭霸戰。以前十餘年來，各締約國雖也在積極擴充軍備，從事海上的爭霸，但總以受這兩條約的拘束，不能不有相當的限制。現在這兩條約已滿期失效，海上已無條約維持原狀，各海軍國家自然要無限制的從事擴軍競爭了。

這種競爭很容易演變而成海上的爭霸戰爭。在此劍拔弩張，危機四伏的情形下，用什麼方法來減輕這種海軍競爭的危險性，該是關懷世界和平的各國政治家所焦慮的問題吧！因此，我們對於醞釀着的太平洋和平會議，姑勿論其由何方面提出，並且在短時期內這類會議是否有實現的可能，然而在此一髮千鈞的目前國際局面，正是「餓者易爲食」。

109326 「渴者易爲飲」的時候我們對於任何要重樹世界的或區域的集體和平的計劃，都應該表示極度的歡迎。同時我們也應當對於太平洋上急待解決的問題和列強相互間對立的新形勢隨時加以充分的注意。

二 海約失效後列強造艦競爭的一瞥

先說海約失效後造艦競爭的危險性。

我們知道英、美、日、法、意所締結的華盛頓和倫敦兩海軍條約是大戰以後比較算得成功的軍備限制條約。前者成立於一九二二年，除限制締約國的主力艦的噸數外，更維持英、美、日三國在太平洋上的均勢。後者成立於一九三〇年，限制補助艦的噸數，以免締約國無限制擴充海軍。現在這兩條約已同時失效，太平洋上均勢已無法維持，而我們現在所聞的，乃一片增加軍事預算，加緊造艦速率，和準備建築空軍和海軍根據地的呼聲而已。

在海約滿期以前，英、美、法、日、意等國雖曾糾回曲折地協商着海約滿期以後限制軍備的辦法，但因與會各國的利害對立，且以侵略國不願再爲條約所束縛，故幾經挫折，始而日本宣告退會，繼而意大利拒絕簽約，直至去年三月二十五日，始由英、法、美三國代表簽訂了一條英、法、美三國海軍協定。這個協定，因爲沒有日意等國參加，在作用上，當然不能和華盛頓倫敦兩海約等量齊觀，而同時協定中更規定：如果締約國以外的國家積極擴充軍備，超過華盛頓海約所規定的應有比率時，則

締約國就可解除條約的義務，自由競爭。這種規定，在日意正要解除條約義務，積極擴充軍備的時候，實無異爲擴軍開了一個方便之門。此外，英國雖又曾和德國及蘇聯各別締結海軍協定，規定該兩國的海軍力和英國的比率，但德蘇對英國的比率至今還有爭執，而法國也還沒完全允許德國可保有和法國約略相等的海軍力。同時在英蘇海軍協定上，英國又特別允許蘇聯在日本未加入英、美、法三國協定的條件下，可以不受比率的限制，得自由建設遠東的海軍。這種不澈底不着邊際的協定，不但無從限制軍備的競爭，還足以爲擴軍刺激的因素。

果然，自從海約滿期後，各國都在急起直追地準備造艦。這種趨勢，已成了無可遏止的現象。英國於三國協定成立後，即就宣佈保留艦齡逾限的驅逐艦四萬噸。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海相霍爾在下院報告，謂英國根據倫敦海軍條約第二十一條保留艦齡逾限的巡洋艦五艘。同時海軍界宣稱尚擬添造主力艦五艘，其中兩艘已於今年元旦日於白根海特和泰埃恩兩造船所各安置新戰艦一艘的龍骨，以爲新年的點綴，可自十五艘增至二十艘。本月十四日外電證實英國已動工建造航空母艦兩艘，其噸位均爲二萬二千噸，每艦可載飛機五十架。

美國自聞英國海相宣佈保留五艘逾限巡洋艦以後，美海軍部亦於同月十八日宣佈保留艦齡逾限的驅逐艦五萬九千噸。同時海軍部長史璜生當日在內閣會議散會後，宣稱政府業已決定建造三萬五千

噸主力艦兩艘。本月八日羅斯福向國會提出一九三八年度預算案時，正式宣佈增加海軍經費用以添造主力艦兩艘，增加海軍員額及飛機，續造航空母艦兩艘，重巡洋艦一艘，輕巡洋艦三艘，驅逐艦二十艘，潛水艇四艘，礮艦兩艘。目前即將興建的各艦，計有驅逐艦十二艘，潛水艇六艘，超等主力艦兩艘。據十四日路透電，美國海軍部更將請國會核准建造大輔助艦隊所需經費美金一萬七千五百萬元。

法國亦不甘落後，雖在財政極度窘困的時候，仍不惜舉巨債以擴充軍備，實施造艦計劃。據可靠消息，法國擬於一九四二年以前造成最新式的主力艦隊。最高海軍參事會已決定至少以美金十萬萬元之鉅款增加軍艦二十萬噸至八十五萬噸，法國造艦廠至少要繼續工作十年，以完成此項計劃。

德國本年度的造艦計劃，包括大小軍艦五十六艘，數目的鉅大，尤可驚人。據去年底德國政府發表海軍表冊，表中開列德國已下水之二

萬六千噸戰艦共兩艘，尚有三萬五千噸之戰艦業已開造，萬噸巡洋艦已下水者共兩艘，已開造者十二艘；大驅逐艦已下水者共十六艘，超等驅逐艦已開造者共六艘；水雷艇已開造者共十二艘；潛水艇已下水者共三十六艘，尚有多艘在建造中。

意國在這兩年中，除建造三萬五千噸的主力艦二艘和輕型艦多艘外，現在尚在進行建築的各種艦艇還有五十餘艘之多。

日本造艦程序和數目，雖沒有公開宣布過，然日本在兩年前就宣

佈廢棄海約，積極儲備資料，準備於本年度起實施大規模的造艦計劃，以期軍力達到和英美相等的地步。而本年度的海軍預算竟達六萬八千萬元，開空前未有的紀錄。

至於蘇俄則正在加緊建築英蘇協定容許保有的海軍力，而在太平洋方面更積極準備海陸空軍的力量以和日本抗衡。一九三七年度蘇聯陸軍預算，較之去年之數字約增百分之三十五，估計一九三七年之支出，為二〇、一〇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按去年不過為一四八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已。（註二）

不但如此，英、美、日三國在太平洋的設防問題，因華盛頓海約的失效而重行展開。而英意在地中海的爭霸，自意阿戰爭以來，也日趨積極。後一問題雖或可因最近英意所成立的地中海君子協定的締結而暫

時和緩下去，但前一問題卻正日趨嚴重，有無法收拾的趨勢。

如上所述，去年海軍會議的失敗，其最顯明的結果，自然是海艦建設的競爭。然而與我們東亞形勢最有關係的，卻是太平洋上的設防問題。現在為要說明這個問題對於東亞的重要性，讓我們回顧一下這問題的過去歷史吧。

當一九二一——二二年華盛頓會議中美國提出驚人的海軍裁減計劃時，日本代表團就提出對案，以英美二國嚴格限制其太平洋中

109328 各島的設防，爲日本接受裁減海艦與取消英日同盟的先決條件。經過多次的商議，太平洋的不設防問題就規定在華盛頓海約的第十九條中了。其要點爲英、美、日三國各對於下述各地維持現狀，不准設防：

英國 香港和英國在太平洋上東經子午線一百十度以東之現有或將來取得的島嶼，但加拿大附近海岸，澳大利亞及其領地和新亞蘭都不在內。

美國 美國在太平洋上現有或將來取得的島嶼，如關島、菲律賓、阿留申羣島等，但美國附近海岸阿拉斯加，鄰近巴拿馬運河地帶的島嶼及夏威夷諸島不在內。

日本 日本在太平洋上之千島列島，小笠原羣島，奄美大島，琉球羣島，臺灣與澎湖及將來所獲得的島嶼。

依這樣的規定，英美兩國所允不設防的島嶼遠在它們的本國領海之外，而日本所允不設防的島嶼，卻離它海防不遠。就表面上觀察，這樣的規定好像是於日本不利的，而日本當時竟以此爲加入海約的先決條件，殊爲愚之尤者。但我們如從海戰的技術上作較深的觀察，那就可明瞭這種不設防的規定，是於日本極有利益的。因爲在未來的西太平洋大戰中，英美如想獲得勝利，就非在西太平洋相近的島嶼如關島、菲律賓、香港等處建有鞏固的海軍根據地不可，否則遠涉重洋，來征東亞，在戰略上說起來，是最冒險不過的事。所以華盛頓海約第十九條規定，英美不在西太平洋上各島嶼設防，實即表示英美當時情願放棄在

西太平洋作戰的計劃。而日本同時亦允不在千島列島，小笠原羣島，及琉球羣島等處設防，乃一種陪襯的巴戲，本無關重要。英美既然在西太平洋附近沒有作戰的根據地，日本帝國主義者就可以安心在東亞大陸爲所欲爲了。而當時英美所以放棄不欲在西太平洋方面作戰計劃，亦正因日本當時已願意接受華府九國公約，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及維持對華門戶開放原則，並接受華府海約五：五：三海軍力的比率。因爲祇有在遠東均勢的局面下，英美方用不着在西太平洋的羣島上設防，建立進攻日本的海軍根據地。可是現在的情形已完全改變，日本不但退出海會，廢棄五五三的比率協定，而且還佔領我國的領土，破壞我國的主權，同時對於門戶開放政策，也踐踏得粉碎無遺，損害了美國在遠東的利益。因此，美國非擴充海軍重建西太平洋的海軍根據地以謀對付日本不可了。

所以當去年三月間倫敦海會閉幕的時候，美國代表團明白表示，自日本退出海會以後，美國再不願討論太平洋中的海軍設防問題。換言之，日本既然不願接受海軍比率的限制，而同時又要獨霸東亞妨害美國在這方面的利益，那末美國也祇好加緊地進行完成在遠東海面上舉行太平洋不設防談判，英國主張將華府海約第十九條關於太平洋不設防條款繼續有效。這個建議立刻引起了美國的大反響，認英國的建議爲非友誼的態度。同時海軍部長史瓊生並發表宣言，謂「軍事

設防必須報之以軍事設防，威脅必須報之以威脅，」可見美國態度的堅決。

至於日本的態度，依照過去的立場來觀察，是應當贊助英國的建議的，因為在上文已經說過，西太平洋不設防是於日本有利的。所以去年上半年日本在退出倫敦海軍會議時，仍表示願維持海約第十九條的不設防規定。當時日本海軍省曾表示關於此問題的意見謂：「日本此次雖已退出海縮會議，仍擬極力避免擴張軍備。對於太平洋之防備設施，自當盡量維持現狀，而採取平靜之態度，以免刺激列國的感情。」最近日本海軍省雖表示反對從前的限制地域（即指離日本本土極近之千島等地），但這些都是日本外交上慣用的辭令，不足置信。充言之，也不過是一種裝腔作勢以備討價還價的對案而已。

依據歷史的立場及海戰的形勢來說，英國對於太平洋設防與不設防的問題，自然應該與美國採取一致的態度，尤其是從近年來英美的友善關係以及英日的衝突形勢來觀察。然而英國竟於去年十月間提出於日有利的建議，主張維持海約第十九條的不設防的規定，這是最も可奇異的事件。不過我們知道英國的外交向來是鉤心鬪角，以巧黠著名的，這次的建議也許是一種欲達某項目的的手段，對日欲交換某種條件的姿態而已。

實際上自從日本退出海會以後，太平洋上的設防競爭，已日趨於尖銳化。現在以限於篇幅，不能將英、美、日三強在太平洋的地理形勢及

目前三國實際設防的情形，一一加以詳細的敘述（註三）。以下所舉祇其梗概，但亦足以知道此問題的嚴重性。

美國自從日本帝國主義者明白表示其企圖獨霸東亞大陸以後，因鑑於宣言抗議之無效，已轉而注意於軍事實力的準備。大量海艦的建造與加緊太平洋上的軍事設防，就是顯例。現在已積極改進夏威夷羣島的珍珠港為美國太平洋中心的海軍根據地。計該港可容納巨型艦隊的船渠，有大規模的造船廠，還有可貯七十萬噸煤油的大油地。美國國會已於去年五月通過在該港建造一所主力艦用的大浮塢，經費為一千萬美元，而本月十四日據外電所傳，美海軍部又有要求增加珍珠灣軍港建造費二百萬美金之譜。可見美國重視該港。此外，美國更充實夏威夷空軍的準備，在該島上添設航空飛行場，增加空軍實力，並常作大規模的演習。而阿拉斯加航空根據地的計劃與阿留申羣島的測量，以及中途島同威克島空軍根據地的建築，這都是美國增厚太平洋作戰計劃的重要者。至於美國近來在太平洋航空線飛行的成功，更在未來的太平洋海戰上有重大的意義。此線自舊金山出發，經夏威夷中途島威克島、關島、馬尼拉以達香港，長凡八千哩，而能於三數天內到達，這在未來的海戰中必將給予日本海軍以重大的威脅。故自華盛頓當局於去年十一月間宣布在中途島及威克島建築空軍根據地以後，感覺靈敏的日本海軍當局，表示非常不安，以為這樣一來，美國向太平洋發展的最前線，將由夏威夷島向前推進了一千海哩以上，將來渡洋進

109330 攻日本，自然要便利得多了。至於巴拿馬運河的防務，美國更是重視。美國在巴拿馬運河的軍事工程是很偉大的，化在防備方面的費用計有七、三八二、〇〇〇鎊。運河的兩端附近都築有堅固的礮臺，在巴拿馬灣中的三島上，更裝有威力很大的巨礮，而巴拿馬運河兩端洋面，水深而無急流，又頗利於潛水艇和水雷的活動。美海軍委員會曾對巴拿馬運河的防務表示贊許。美威福爾將軍也承認運河軍備的完善，他說：

「在敵艦駛近能炸毀巴拿馬運河距離以前，早就給巴拿馬運河礮臺的礮火擊成粉碎。」可見巴拿馬運河防務的一斑。

至於英國在遠東方面的軍事準備，現在着重於新加坡軍港的完成。新加坡軍港為英國在遠東最重要的海軍根據地。大戰後原定七年建成，後以內政關係，屢經停頓。及至日本廢棄海約，始加工趕築，至最近始告完成。計用去三千萬金鎊。去年三月二十一日新加坡當局宣布增加空軍實力二倍至三倍的重要計劃。三月二十五日成立航空義勇隊，由英國軍官訓練，並指定新近以一百萬鎊巨款造成之民事飛行場為其訓練總部。最近英國駐遠東之軍隊，將有在新加坡舉行大規模之陸空軍聯合演習的計劃。據關係方面宣稱這項演習，其性質之重要，為從來所未有。而這次演習之重要目的，即在試驗各項礮壘對於攻擊的抵抗力量。此外，英國在香港方面也積極增厚防務。香港為英人在遠東之軍事根據地，素極重視。最近更加緊發展香港新加坡航空線，使與新加坡、澳洲及荷屬東印度航空線聯為一氣。並增加空軍兩大隊及陸軍

兩師團，同時加強海上各島嶼要塞之防禦力。在四週島嶼要塞，增加新式大礮，高射礮，並建築隧道礮壘。在九龍半島新界方面趕築可容五百架飛機同時升降之大飛機場。並挖空鄰近山崗，造成地下機庫及汽油，軍械，糧食之儲藏庫。九龍四週諸小山中，均有軍事的最新設備，其工程現已完成。英內閣曾於去年撥定二千萬元在九龍建築可容六萬人之大營房，港政府亦撥一百五十萬元建築公共防毒所，又命全港各樹膠廠趕製防毒面具。這些都是最近香港設防的實在情形，可以想見遠東危機的迫切。其他在澳洲及紐西蘭方面，英國除積極充實其海防外，更拚命發展空軍。茲以無關重要，故略而不述。

再就日本說，則除積極厲行大陸政策以鞏固其東亞霸權外，同時並大量擴充海軍，以抵抗英美勢力向東或向西的發展。在海約規定不准設防的諸島上，日本早就在祕密中增強其軍事力量了。不僅如此，在戰後所得的太平洋委任統治地，依據條約的規定，是不准設防的。可是日本卻不顧一切而私行建築海軍根據地。據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國聯委任統治地委員會發表的報告書，日本以一五〇、〇〇〇元建立山班島(Saipan)的碼頭以二一五、〇〇〇元建設比留島(Pelek)的停泊場，一一五、〇〇〇元建設羅泰(Rota)的停泊場。去年十一月九日當國聯委任統治地委員會開會討論及日本政府所提出關於太平洋委任統治各島行政事務的常年報告書的時候，日本雖曾蒙蔽事實，謂日本政府自一九二二年以來已將駐在各該島之軍隊悉數撤退，

並謂各該島上目前並未設有海陸空軍事根據地。然而日本的辯護並未能完全埋沒事實。日本在各該島上設立海軍根據地，發展航空線，以及設建軍用無線電臺，這些事實已成了公開的祕密了。日本這樣在太平洋上各屬島積極設防，建立海陸空軍根據地，其目的自然在抵抗英美勢力之侵入東亞而確保其在遠東的霸權。

總之，海軍會議失敗後，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海軍競爭固然要以更大的急速步驟進行，而太平洋上諸島的設防工作，也正在積極排佈。英國建議廢除海約第十九條不設防的條款，已經為美日直接或間接地反對。照現在的情形觀察，英美日三國都各抱野心，互相疑忌，設使海軍限制及不設防的兩問題不早日得正當的解決，則太平洋之形勢必更日趨險惡，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亦必加速地來臨。

四 太平洋列強相互間的新形勢

由上兩段所述，我們知道太平洋在無條約狀態下，已經變為一個風濤洶湧的危險地帶。現在讓我們看一看，目前站在這舞臺上的主角，它們的政治立場是怎樣。

先說英國的態度以及英蘇與英美的關係吧。

除了中、日、俄三國以外，與東方最有利害關係的要算英國。而英國的遠東政策，在過去的歷史上也可算為最投機最取巧。遠例不必說，就最近的事例來看，當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發生的時候，英國的外交當

局是何等因循自誤，凡是讀過最近史汀生所著遠東的危機一書的人，大概都已知道其梗概。美國當時因英國不合作，不起勁呼應，以後也灰心下去。然而到了最近兩年間，英國因日本無限度的威脅，對於遠東的問題已不若以前的消極。從英國皇帝、內閣總理、外交大臣，以至於在野

名流，近來都表示對於遠東的關切。有的報紙，甚至認為「目前中英兩國友誼，較本世紀任何時期為親善，此或為遠東時局發生重要轉變之肇始。」更有人以為「只有這樣，遠東危機可以一掃而空。」總之，這兩

年來事實的表現，是證明英國對於遠東這塊肥市，是不願輕易放棄。譬如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國放棄銀本位，而得到新貨幣政策的成功，英國的幫忙是不能掩沒的。去年十月有中英一千萬鎊信用借款的成立。當協定談判將完成的時候，倫敦的每日導報社論，很坦白的說：「英國對華之放款協定，表示英國對中國局勢有重大之關切，並為對日本

之一種警告。」又如這兩年來，每當日本進行侵略中國的時候，英國外交官在華盛頓及其他各重要國首都的活動，比較任何國家的代表為積極。當去年十月間日本欲想以威迫利誘強中國接受它的無理要求的時候，英國政府竟有與美法等九國公約關係國家協商關於監視日本在華行動的舉動。總之，這類事實表示着英國遠東政策之積極化。英國所以關切遠東的事情，也正因它的主要利益受到日本威脅的緣故。英帝國的主要部份，如澳洲、紐西蘭及英帝國命脈所在的印度，目前都受到日本的威脅，岌岌可危。在以上所舉各地，英日兩國在經濟上已無

109332 妥協的餘地了。即如一向認為英國商務勢力範圍的華中華南，日本也。

十月間中日談判開始之時，日本竟有提出在長江各埠駐兵要求的傳說。諸如此類的威脅，使素以穩健保守見稱於世的英國人亦不得不在遠東採取積極強化的外交和軍事的策略了。

復次，由英蘇兩國近來關係改善一事，也可看出一點英國在遠東外交的積極動向。英蘇兩國自從俄國革命以來，邦交絕續不常，而同時

因主義與政制的不同，更時相仇恨敵視。然而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英

蘇關係竟於去年蒙德裏會議後着着好轉。蒙德裏會議結果，英蘇在黑海和地中海的鬭爭，已告一段落。蒙德裏的新海峽公約簽定後不久，英蘇又成立借款協定，英國以五釐半的利息，借信用貸款一千萬鎊給蘇聯。於是英蘇由經濟上的提攜，遂走上政治諒解的途逕。去年十月初兩國又議定英蘇海軍協定。這兩條英蘇關於借款和海軍的協定，其目的固不能說全為對付遠東的問題而來，然而英蘇關係的改善，也是日本軍閥最難受的一個警告。因為在這個條約裏，英國答應蘇聯在遠東有建設海軍自由權。該約有一條規定：如果日本加入一九三六年英、法、美、蘇聯，則蘇聯亦可不受條約的限制，自由徵尤。該約並規定蘇聯不能將遠東所造任何軍艦之超過海軍公約質的限制者調往歐洲或黑海，惟關於遠東方面之造艦，蘇聯並無與英國交換消息的責任。

總之，英蘇的親善，無疑的表示英日感情的惡化。英國允許蘇聯在遠東得自由造船，無異是以蘇聯來監視着日本。這是日本最感到不愉快的。日本議員蘆田均曾為英蘇親善發出驚人的警告。他說：「日本非常害怕英、蘇、美和日本做敵對。日本將另外展開一個新局面，設法避免這種危機。希望英日雙方交換意見，並且找出共同之點，來合作。」因此，他主張英日二國在華利益，要取得調和。這個意見，明顯地表示着日本人對於英蘇接近的觀感了。

除了與蘇聯親善外，英國近兩年來也頗與美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各方面謀合作的發展。我們知道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所以敢在東亞橫行無忌，實因當時英國政府的死硬派還留戀着英日同盟的舊夢，不肯與美國合作阻止日本破壞九國公約的舉動。但是在前面已經說過，現在英日在太平洋上經濟的衝突，已經到了無可妥協的地步，而同時許多英帝國自治領地，如澳洲、紐西蘭、加拿大，也決不願英國再與日本野心家相遇。自日本正式加入德意的侵略陣線，英日接近的可能性更為減少。所以餘下來的只有英美合作一條路。過去因為英美經濟的衝突太深，使政治上之合作發生困難。現在因為環境的壓迫，以及公敵人的出現，不得不放棄以前宿嫌，亟謀通力合作了。年來我們雖沒看見英美有什麼軍事同盟的宣佈，然而即就去年度兩國關係來說，它們的接近比較過去都要明顯得多（註四）。

的政見。然而現任總統羅斯福及其他大部份執政人員是崇尚實際而不好空談的。故自他們執政後，一方埋首整理內政，一方極力擴充軍備，對於遠東的事件在實力沒有充足以前，是不願再作口頭上無用的抗議。他們知道對付遠東侵略國的最好方法，是不能全靠信義來感化，必須以武力相威脅，而同時更須示侵略國以維持和平的榜樣。近年來美國一方努力充實軍備，一方在拉丁美洲諸國積極提倡和實施睦鄰主義，以及最近召集汎美和平會議努力完成西半球和平組織，其目的亦不外如是而已（註五）。

蘇聯在遠東的立場，明顯地是佔在對日的最前線。日蘇關係的惡化，是誰也不會否認的。過去五年的蘇聯對日本在東亞大陸上侵略的容忍，是有其内在的原因的。第一，蘇聯自從實行五年計劃以來，正在發展國內事業，它迫切需要的是和平的環境，因而對於日本在東亞的侵略，在不喪權和不失地的條件下，總是設法避免正面和它衝突。如讓渡中東鐵路，簽訂暫時漁業協定，以及情願與日本解決邊境糾紛和國界問題等，都是蘇聯對日遷就的明證。第二，自大戰後，蘇聯因為實行的政制和提倡的主義的關係與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很大的不和。它沒有獲得英美諒解以前，是不敢和日為難的。第三，自一九二九年以後，中蘇的關係迄無良好的表現。蘇聯沒有得到中國真誠合作以前，它也不會愚至出來替別人打仗的。然而這幾年來，蘇聯在遠東的地位，已漸為關係國所重視。第一期五年計劃已得滿意的結果，第二期又正在收穫時

期。美蘇斷了十六年的國交，竟於一九三三年冬恢復。去年英蘇關係的好轉，更是蘇聯國際地位增進的一個明證。至於中蘇的關係自一九三三年邦交恢復後，也着着有好轉的趨勢。最近自日本與德國勾結後，益足促進英、法、俄、美等國的聯繫。最近蘇聯通過的新憲法，內容已積極趨向民主化，更給予英美以接近之機會。這次日本單獨要與美國談判太平洋問題，英美都異口同聲要蘇聯也在被邀之列，可見英、美、蘇關係的密切了。

總之，英、美、蘇目前在太平洋上是立在同一陣線。現在雖然沒有正式宣佈什麼軍事的或政治的同盟，然而它們的接近，已經使東方野心國忐忑不安，感到外交上的孤立，因而近來也祇好改頭換面，出首提倡召集太平洋會議，以謀打開外交上的僵局。現在讓我們考研一下日本目前的苦悶吧。

前面已經說過，日本在英、美、俄包圍下在遠東舞臺上已陷於絕對孤立的地位。日本為謀打開僵局，曾於最近和漠然與遠東無關的德意兩國各別訂立防共與經濟的同盟。然而日本勾結德意的結果，不獨更引起英、美、法、蘇等國的憎惡，而同時引起大部份日本有識人士的非難。在日德協定發表的第二天，一般比較代表自由主義的重要報紙，就開始表示懷疑：「防共協定誤解之可慮」、「英美諸國諒解之切要」，已成爲各報共同的論點。到了第三天，著名自由主義國際評論家馬場恆吾、米田實、蠟山政道等，更進一步把日德協定加以指摘，認爲這一協定

109334 的疑點有四：第一是國際思想背景的結合的招認；第二，日本無形中捲入了歐洲的漩渦；第三，國內強力政治思想的刺激；第四，因此更促成英美等民主國家與蘇聯接近之可慮。馬場說：「日本人民對於德日協定消息之傳來，確如晴天霹靂。一九〇二年全國上下對英日同盟之成立，

莫不表示欣慰，但此次對於日德協定，則皆不勝其杞憂，因為自此協定締結之後，已使世界其他各國，發生日本已成法西斯國家之印象。其實，日本之思想確非法西斯，亦非共產主義。日本應當保持中庸之道，並完成處於上述兩種極端主義之憲政。就目前之情形觀察，日本似已失去各中立地位之友邦，如英美兩國，而與德意兩國講求親善矣」（註六）。

這次日德反共協定的成立，乃受軍部的壓迫，已為不可否認的事實。這協定不但已引起國內政界之不安，即海外各民治的國家，亦莫不側目。果然，國際的反響給日本以一個巨大的打擊。英外相於日德協定發表第五天（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在下院表示英國對此協定的態度有說：「英國對任何足以誘導世界分裂傾向的鬭爭，決不參加，特別以思想為背景的結合，更絕對反對。」美國官方雖沒有明白的表示，但是美國輿論則一致表示驚異說：「法西斯國家已成立共同的戰線。」

此外，同盟社從上海方面傳出消息，更謂：「法國駐華大使極力誘勸中國加入法、英、蘇集團，維持世界的現勢。」至於這協定對蘇的影響，則是引起蘇聯絕大的疑慮，以致日蘇漁業條約，幾乎功敗垂成。國際反響，予日本以絕大的不利。因此，更促成輿論和政黨的反對。據最近東京傳

來確訊，本屆日本議會開幕，廣田的外交已將為政黨「衆矢之的」。代表寡頭財閥的民政黨和政友會更聯合高呼：「外交公開」、「清算廣田內閣失敗的責任」、「反對官僚獨善主義」（政友會鈴木總裁語）等口號。

基於以上所述，日本現內閣外交的前途，確是荆棘萬端的。何況加上一九三七年的太平洋無條約時代的來臨，外交的應付，更加上一層困難。現時有田外相，雖準備改弦易轍，重整旗鼓，藉以緩和國內外的反對，故曾於本月初宣佈對外政策。對東亞大陸則側重以經濟發展為主體的外交，如信用借款，紡織業合作等，又一一重新討論起來。對蘇則主張自解決懸案起，以圖再進，同時須將兩國國交惡化之情勢力圖打開。對歐美則緩和日德協定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而逐漸求其諒解。對太平洋而未決的問題則擬發起召開「保障和平」的會議，以期緩和太

平洋的海軍和設防競爭情勢。然而，廣田內閣能否安然渡過這第七十屆議會的難關，的確尚成一個重大的疑問。

本來堅持的一元化的強硬政策，而進行多方面的拉攏妥協。據本月七

日同盟社由東京來電，謂日本有田外相爲調整對蘇關係，決定於日內邀請駐日大使至外務省督促進行解決。「滿」蘇邊境懸案問題。日蘇中間的重要外交問題，主要的原有兩個，一爲北洋漁區問題，一爲「滿」蘇邊境問題。漁業問題在不久以前已獲得暫時的解決，是問題已去其一。現在留下這個邊境問題，又將在日本催促之下重開談判。這種情形顯示着日方要想緩和日蘇間幾年來不斷地的緊張局面。

至於對華的關係，自從去年年底成都、北海兩案解決以後，日方又有進行繼續外交談判的趨勢。日大使川越本月五日對朝日新聞駐南京記者發表談話，稱中日談判或能於短時期內廣續舉行。同時華北當局與日方亦有進行解決懸案的傳聞。這些消息背後有沒有其他文章，此時尙難揣測，然而日方對於解決中日問題，則似已有了相當正確的認識。最近川越發表的談話中，也曾說：「西安事變，爲時雖僅兩週，但適值最危急之時，中國國民政府之善後辦法及其人民對政府之信賴，均極堪注意，此爲中國大進步之明證」（註七）。外交家的辭令，固不可完全置信，然而能夠使他發表這樣的言論，必然有相當的客觀事實之存在。即就解決成都、北海兩案所發表的中日雙方換文來看，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些換文的成立終究象徵着日本對華外交的一個正確觀念的轉向。

日本對外政策的重心是在對華與對蘇，如今它對華與對蘇的態度既然暫時不堅持積極一元化的強硬政策而進行與中蘇妥協，其中

的原因，到底是怎樣？總括地來說，我們認爲日本所以要這樣改變它對蘇和對華的外交政策，原因不外以下幾種：第一，是由於它目前外交地位上的孤立。日本外交地位的孤立化，在過去一年中，表現得最爲顯明。這是由於日本向中國的加緊進攻，和加入德意同盟，因而引起了英美、蘇法的共同焦慮與不滿所致。冀東傀儡劇的扮演，華北武裝走私的惡風，都受盡列國的非笑和責難。最近驅使僞匪軍進攻綏遠，更爲世人所不直。在英、美、法、蘇之間，現在顯然已有外交上的多少反日的默契，這從各國相互接近的關係和各國外交人物的言論上，都可以得到很多的證明。日本爲要挽救它目前外交上孤立的困難，故不僅要「調整」它對蘇和對華的關係，同時也正在想法拉攏它對於英美的關係，以求獲得它們的諒解，因而可保持它在中國所奪得的侵略果實。

第二，是日本就財力上不能與英美競爭軍備和設防的緣故。目前日本之國防費已達於飽和點，計佔其國家總預算百分之四十七，而英國僅佔百分之十五，美國則爲百分之十四而已。近年來，日本因爲加緊推行其所謂「積極政策」，致內部陷於非常危險不安的境地，尤其是資金的空虛，成爲經濟上和金融上的重大打擊。因爲軍需工業剝奪了一般生產事業，使正常的再生產無從推進。而一切有用的資本則幾乎全都耗在不生產的軍備上面了。同時入超激劇增加，現金不斷外流，愈益動搖金融市場的基礎。據統計，前年的入超爲一千四百七十五萬八千元，去年就到了一億三千零十七萬五千元，增加十倍光景。去年付出

國外的黃金，竟達二億五千萬元之巨。在這樣的情形下，日本決不能追隨英美海軍之後支持下去的。現在日本想從統制國外貿易和強化外匯管理，以圖補救，然而換湯不換藥，是無濟於事的。

最後就中日最近外交發展的情勢來看，我們與其說最近中日外交之獲得相當的結果是基於日本態度的緩和，則毋如說這樣的變化乃是我們國家統一團結的反映。在去年九十兩月間中日外交談判，我們能夠向着日本使節，光明正大的提出相反的條件，不能不歸功於當時兩廣事件的早日解決。即以成都北海兩案的解決來講，假使客歲的西安事件拖延不得迅速的解決，或者內部發生很大的不幸罅隙，這兩案的談判也許到現在還沒有頭緒。即使解除了，恐怕也不能如現在的內容一樣。由此可知外交與內政是有密切的關係的，我們只有上下團結一致，集中力量，才能夠獲得外交順利的成功。

現在日本已積極在打算挽救外交孤立僵局，調整中蘇關係，並將要召集太平洋會議，謀祛除與英美間的一切政治隔閡，我們姑勿論這種提議是否出諸至誠，也勿論這種會議將來開成後能有多少的成功，然而我們在這種遠東局勢的變化中，就不能不萬分警覺的注意着。一年來中國對於侵略者的壓迫，多少能採取有效的抵制固然大部分全靠我們本身力量的發揮，然而國際外交方面的呼應活動，當然也有不少的效力。所以在目前太平洋新形勢的情形下，我們一方要趕緊進行

復興民族和統一國家的工作，一方也應當把握住已往一年來外交上的優勢，努力去作積極外交的活動。在他人這樣開始外交的努力之際，我們也應加緊外交上的努力才是。甚願政府當局，勿因內部政治上的微小問題，而忘卻外交局勢上的重大變化。

（註一）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及二十六日申報。

（註二）文中所舉各國造艦數目，乃根據申報近來所披露的消息。稿既完，適見本月十九日申報載英人麥克勞氏編輯之《范恩氏軍艦新刊》所載各國海軍競爭現狀，甚為詳細，可資補證。

（註三）讀者欲知其詳，可參閱《國聞週報》十三卷四十七期屈哲夫所作「太平洋設防問題」一文。

（註四）關於英美去年度合作的事實，可參閱拙著「英美在遠東合作之回顧及其展望」一文（載《外交月報》一九三七年正月特大號。）

（註五）關於美國最近外交的動向，讀者欲悉其詳，可參閱拙著「美國外交政策之動向」一文（載於《外交評論》一九三七年新年特大號。）及「羅斯福外交政策之總檢討」一文（將載於《時事月報》本年二月號。）

（註六）去年十二月九日路透電訊。

（註七）見二十六年一月七日申報。